

16.05

魯山文史資料

第三輯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7575/28

鲁山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月

封面题字 杜庆彬

封面设计 王应贤

鲁山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鲁山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1500册

目 录

诗人徐玉诺二三事·····	罗绳武 (1)
徐玉诺在临颖甲种蚕校·····	张洛蒂 (4)
和徐玉诺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张衡石 (8)
回忆徐玉诺先生·····	刘新铎 (12)
徐玉诺手迹·····	韩文琼搜集 (25)
忆徐玉诺先生给我写的一则简短介绍信·····	焦 桐 (27)
最后一篇反封建檄文·····	程岷源 (28)
杨仪山先生事略·····	孙铸高搜集整理 (30)
杨仪山先生二三事·····	马金襄搜集整理 (33)
杨仪山致田文烈电文 ——请求拨款鲁山救济灾黎·····	王忠民搜集 (35)
难忘的岁月·····	王建堂 (37)
郭良敏烈士事略·····	陈继祥调查整理 (43)
一次痛歼日寇的空袭·····	马金襄 冯东太搜集整理 (52)
日寇九尾指导官来鲁山时在张良 布设防卫的片段材料·····	梁贵生 (53)
打老檀——略谈“付岭之战”与檀自新 的失败·····	朱治兴 焦 桐 (54)
在国民党鲁山县政府召开的一次勘乱大 会上的见闻·····	刘 仲 (59)
忆鲁山县自卫团制造河南中学惨案始末·····	程岷源 (62)

宽步口义学·····	张怀发整理 (68)
鲁山现存一则清代道光二十八年整顿 社会秩序的碑文·····	王忠民搜集 (72)
早年流入鲁山的稀有剧种 ——汉调二簧·····	田瑞祥调查整理 (74)
解放初期马楼一带反动道会“长毛迫”暴动 覆灭记·····	陈继祥调查整理 (76)
牛司令智歼群匪·····	马金襄 张文焕搜集整理 (80)
殷岭惨案始末·····	陈继祥调查整理 (83)
鲁山蝗灾回忆片断·····	李玉震 (92)
民谣《东西三山一道沟》·····	胡敬斋搜集整理 (98)
白草坪的净瓢纸·····	薛友三 (100)
南华观三皇社恢复掌柜徒弟 缙丝碑与碑文·····	王忠民搜集 (103)
我所了解的解放前的地佃关系·····	程岷源 (104)
豫成卷烟工厂经营实况概述·····	梁贵生 (108)
《黄氏家谱》简介·····	张怀发整理 (111)
插花地的来历及其归属·····	吴曾三 (123)
宗五大人何时任职广东高、廉兵备道 ——与吴曾三先生商榷·····	焦 桐 (125)
对《抗日爱国军人蔡力诚在鲁山》一 文的更正·····	李逢昌 (127)

诗人徐玉诺二三事

罗 绳 武

诗人徐玉诺的做人和他写诗一样，是直抒心怀，任情而行，毫无矫揉造作的；使受之者感到他的真诚无伪。我对他的回忆，不是谈他的诗，主要是诗人的生活。

他任教淮阳师范时，是和他老伴一块去的。他的日子总是过得很紧，徐大嫂心灵手巧，做点裁缝活，卖出去，对生活总有点补益吧！一天，一个青年来到徐家，捧着徐师母做的衣服，翻来翻去，爱不释手。他问了价钱，把手伸进衣袋里，可是再也拿不出来了。给诗人看到了，问道：“你是不是钱不够？你既然喜欢这件衣服，你就拿去吧，就算我送给你的吧。”青年连声道谢，面带腼腆的表情，取出袋子的钱放在案上，把衣服拿走了。徐大嫂又心痛，又不好阻挠。

一次，诗人在路上看到一个农民牵一头小牛犊。诗人发现牛的眼里有泪，便问农民道：“你牵这头牛做什么？”农民答道：“上宰锅。”诗人又问道：“你这头牛值多少钱？卖给我吧。”农民说了价钱。诗人回到家中取出钱，买下牛牵了回家。至于牛在家中怎样安插，徐大嫂有什么意见，我就知道了。

还是诗人在曲阜师范任教时的事吧。冬天，下着大雪，诗人因事出城，遥望路旁有一个小布包。向前走去，见布包微微颤动，再走近几步，听到细微的哭声。诗人急将布包拾

起，稍开一端，见婴儿瞑目张口。诗人解开上衣，将布包揣起，急忙进城还家。徐大嫂帮着将布包就火炉旁打开，给婴儿换了尿布，向诗人说：“我怎样来养活这个娃娃呢？诗人说：“我就去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养活他。”说罢，将娃娃用布包好，取点钱，抱上娃娃，向一个外国牧师家走去。打开牧师家门，进去说明来意，再三嘱托并感谢牧师，要牧师给孩子找一个合适人家抚养，然后留下一点钱。两天后，诗人再来探望婴儿，牧师说，婴儿放到这里的第二天，便死了。

诗人一次偶然到豫南的鸡公山，住在山上一个旅舍里。鸡公山在暑天是外国人的乐园。外国人吃牛肉，尤其爱吃小牛肉。诗人弄到笔墨纸张写道：“不要杀我们的小牛，让它们好好的成长吧。我们是农业国，农田需要它们。”

以上所叙，是诗人建国前的一些事。

建国后，诗人的新诗创作，好像已经搁笔。诗人的兴趣注意力已转了。帮助地方戏使之发展。

当时，河南戏剧界颇有黑黝百家、独尊豫剧（即俗称“梆子戏”）之势。诗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关心越调、曲剧、二簧弦等剧种的改进与发展。他用自己有限的工资给演员包饭、做戏装。他甚至为艺人推销戏票。还以自己的工资买一批戏票，分送给朋友、亲戚们来看戏。在开封，我就经常得到他送的戏票。

诗人的行事，不能为一些人所理解。有人呼之为“徐傻子”，有人呼之为“徐疯子”。就拿我们平日的关系来说，要多日不见，我们是想念的，但处在一起，却也不是和睦的。我们二人“五·四”时期是开封师范的同学，是老朋友了。他是相信我的：我在北平教书时，他曾把他的孩子托我

照抚。还一度想把他的家和我的家合在一起。1948年开封第一次解放，我们全家随解放军到豫西宝丰县，我的爱人怀着孩子，领导要把到宝丰同志的家属疏散，我就把我的一家交给鲁山徐营的他和徐大嫂。他俩对我们是何等的亲切呀！我的爱人在徐大嫂照护下，平安分娩，直到开封第二次解放，我们全家安全回到开封。

玉诺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我且借文学家叶绍钧的笔加以描写：

他是苍黄的面孔，眼睛放射神秘的光，乱发乘风飘拂，不常剃的短胡圈着唇边。绍虞先见了他的相片，说他是神秘家。我说有些意思。但你若见了他的面，即不开口谈话，就能感觉到真朴的心神。当他乘着小火轮来我的乡间时，我在埠头听了报到的汽笛，期待的心紧张到十二分了。舟子泊定了船，乘客逐一登岸，我逐一打量。在众客的后面，一个人黑布的衣服，泥污沾的很多，面貌如上面所述，一手一个轻巧的铺盖，一手一只新的竹丝篮，中间满盛着枇杷、香蕉等果品。我仿佛被神秘的主宰命令着似的，抢前去紧握着她的一臂，

“你——玉诺！”他的目光注定在我的脸上，几乎使我欲避开，端详了一会，才换过铺盖，也提在提篮的手里，随即紧握着我的手道，“你——圣陶！”这当儿有一种不可说的感觉，只觉是满足，至今也不能忘。……（《将来之花园·玉诺的诗》）

我写这文的开头说，不打算谈他的诗。但也说到，文如其人，直抒心怀，任情而行，毫无矫揉造作。但玉诺是诗人，也还借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叶绍钧的笔，简明加以概括：

我文绝对不是什么批评……我只是戴了我的眼镜，去看他的诗，而把所感觉的写出来罢了。在此我坚信我的固执的念头，必有充实的生活才成真的诗。玉诺的思想虽如上述，而他的生活，究竟比较的充实——我确这样地感觉着。

（《将来之花园·玉诺的诗》）

1981年9月

（本文原载《河南文史资料》第22辑。作者罗绳武，河南新野县人。现为郑州大学教授、河南省政协委员。）

徐玉诺在临颖甲种蚕校

张洛蒂

1922年，我在家乡临颖县甲种蚕校读书。这年暑假后，学校来了一位语文教师。他身体魁梧，衣着朴素，态度和藹，说话家常，象一个敦厚的中年农民。

当时，学校的小花园里，设了一个阅览室。因为图书不多，没有派专人管理，暂时叫我负责。花园很简陋，只种了一些普通的花草。阅览室的窗外，有几棵梓树，枝叶繁茂，亭亭如盖，成群的小鸟，时来啁啾，倒也幽静。

徐老师就住在阅览室隔壁那两间屋里。他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破皮箱，两条被褥，几本书，别的什么也没有。他每次吃罢饭，总要到花园里散散步，或站在梓树下凝视着枝头的小鸟，倾听着他们婉啭的歌唱。

一天，他到阅览室里来，拿着书架上的一册《将来之花园》问我说：“你看过这本书吗？”我告诉他说看过。他说这是他的作品。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诗人徐玉诺了。后来又知道他是鲁山人，早年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是文学研究会主要诗人之一，除出版了诗集《将来之花园》外，还写了《翻过山来》、《一只破鞋》等几篇散文，登在《小说月报》上。他告诉我，他和叶绍钧（圣陶）、沈雁冰，郑振铎等很友好，并在叶绍钧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将来之花园》，热情的歌颂反抗的斗争，憧憬光明，诅咒黑暗腐败的旧社会。我多次阅读，以至到会背诵的地步。

有几个喜爱文学的同学，就跟徐先生学写起白话诗来。他总是认真批改，有时还当面指正，并勉励我们多看一些文学作品，也学写一些散文之类。他告诉我们，写诗，语言要精炼自然，不要做作。要写真情实感，不要无病呻吟。他还说，一首小诗，就象从草地上潺潺流着的小溪，淙淙地唱着歌，使人陶醉。

一次上作文课，他在我们的作文本上题上“写出来的”几个字。他说：“作文必须写真情实感，千万不能矫揉造作。”他把“作文”称为“写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告诉我们：作文要注意“三多”：多读、多写、多思想。他上语文课时，讲到入神处，往往忘记了下课。他的语言、声调，富有艺术的魅力。他爱讲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他把同学们吸引到幽美的诗的意境中去，不知不觉地就是两节课，即使不喜欢文学的同学，也都喜欢听他讲文学作品。

他经常站在阅览室的窗前，凝神地听着鸟叫，回过头来对我说：“它们歌唱的多么自然啊！”一天，一个同学把他

祖父精心喂养的百灵鸟捉来，把笼子挂在窗外的梓树上。鸟儿清脆悦耳的鸣声，给幽静的小花园增添了情趣。一天上午，一个同学喊：“徐老师，你听百灵鸟唱的多么好听啊！”徐老师皱了皱眉头很严肃地说：“不，它是在哭呢！试想它在树林里的时侯，是多么自由自在啊！如今它被困在笼子里，不是象囚犯一样吗？”说罢，又问同学们：“你们说应不应该恢复它的自由？”同学们一齐回答说：“应该！”他当即打开鸟笼，让百灵鸟飞跑了。

有一天，一位同学的哥哥来送面，徐老师看见说：“我给你们表演傻子骑驴的故事吧！”他骑在驴背上，把行李扛在肩上，戴着草帽，由于帽带儿长，系不紧，怕风吹掉，只好张开嘴巴，把绳子撑紧。那股傻劲，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正在中国访问，由郑振铎任翻译，在各地讲学。有一天，同学们扮演一出活报剧——《泰戈尔来访》，给徐老师开玩笑。一位高个同学饰泰戈尔，一个矮点的同学饰翻译郑振铎，来到徐老师门前。一个同学先告诉徐老师说：“徐老师，郑振铎引着泰戈尔来了。”他突然一怔，便赶快迎了出来。见饰泰戈尔的同学说了几句英语，接着饰郑振铎的同学翻译道：“我特意到河南省临颖县甲种蚕校访问徐玉诺先生……”徐老师也只好说：“欢迎，欢迎！”接着就是一阵大笑。我们师生相处就是这样亲密无间，无拘无束。

1923年秋天，徐老师送一个朋友到车站去，一去没有回来。原来，徐老师一直送这位朋友到了北平，在旅馆里住了几天，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在《晨报》上登了一则待聘启事说：“本人上自大学教授，下至小学教师等，均能胜

任。”下边署“玉诺”二字。当时周作人担任《晨报》副刊编辑，见到启事，就把徐老师找去，告诉他朱自清在东北某地教书，叫他到东北去找朱自清。当时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访问中国之后，准备回国，无人伴送，就由徐老师送他到哈尔滨。他送爱罗先珂到哈尔滨后，就到朱自清那里任教。

徐老师走后三、四个月，我们突然接到他自福建厦门大学的来信，并附来200张稿纸。来信说他到厦大教书，兼编《思明日报》副刊，要我们寄稿。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方块字的时候，内心的高兴真是无法以言语形容啊。大约两三个月以后，他来信说，他在那里语言不通，说话要用笔谈，很不方便，准备离去。以后我们就失掉联系。

大概在1930年以后，一个朋友见到我在《郑州日报》副刊上的小文《怀念徐玉诺先生》，特地写信告诉我，他到鲁山看到徐老师，他在家住，日子很不称意，显得格外苍老了。午饭时，徐老师告诉他“不要走，给你做点最好吃的饭”，饭做好了，却是煮的红薯干。

建国初期，徐老师在河南省文联工作。曾来往过几封信。后来一位朋友来信说，徐老师已经去世，我心里好久都不能平静下来。

我和徐老师相处的日子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但至今记忆犹新。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他能摒弃名利，热心教育下一代，真是值得钦敬。临颍甲种蚕校后来之所以成为临颍革命的摇篮，徐老师确是起了启蒙的作用。

（本文原载《河南文史资料》第22辑。作者张洛蒂，河南临颍县人。1907年生。曾在许昌高中、临颍高中任教。现住临颍县高中。

和徐玉诺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张 衡 石

玉诺老师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主要诗人之一。他的生平事迹，叶圣陶的《火灾》、张默生的《记怪诗人徐玉诺》、叶鼎洛的《他乡人语》及1980年《奔流》第4及第5期上王豫民的《徐玉诺先生》等文作了记述。他的诗文有闻一多、茅盾、朱自清、瞿秋白、赵景深、成仿吾、王瑶等的评价。1928年我在淮阳师范从他受业，不断向他质疑问难。1930年毕业后，我们师生间书信不断。把我知道的他的一些事情叙述出来，对想了解他的人，也许有所帮助吧。

1928年春，玉诺老师来到河南省立第二师范（以后称省立淮阳师范）任教，他担任我班的文学概论课、学术文课和文学作品课。文学概论采用潘梓年著的课本（北新版），学术文课讲的是他自己写的《老子的哲学思想》（石印），文学作品课选讲的有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有俄国契诃夫、爱罗先珂的小说与童话，有日本小林一茶俳句，中国古典文学他选授的有《诗经》、《楚辞》及唐诗宋词中的优秀作品。他讲起课来神采奕奕，同学们听得入神，屏息无声。有时连其他班的同学也站在门外窗口静听，全校无不佩服他课堂艺术的魅力。

玉诺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和鉴赏能力，曾有目的地选授过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以使学生明白贵族文学的

特点。玉诺老师对唐代诗人，拳拳服膺李白、杜甫，也异常重视孟东野、贾浪仙、李长吉、玉川子。他向同学们说：“李白、杜甫的集子到处皆有，可以不买，而孟东野、李长吉等的诗集非买不可。”我受了他的影响，这些人的集子我都买了，且不止一两种版本。他给我们讲杜甫的《三离》、《三别》、《羌村》等篇，并结合讲授了梁任公的《诗圣杜甫》，並批评了秦少游“集大成”的说法。他说：“越是好诗，越是他自己的。”玉诺老师谈到郭沫若的诗时，说郭的诗很受德国文学的影响，几位留德的朋友作起诗来，都是那样粗豪。玉诺老师能阅读印度诗哲泰戈尔诗的原文，郑振铎译完《飞鸟集》后就请叶圣陶和他来校对。他读俄、法诸国的作品，就须借助别人的翻译。他讲授爱罗先珂的《时光老人》，就是用鲁迅的译文。他说：当爱罗先珂回国的时候，在北平的几位朋友商量决定，由我护送。我一直送她到哈尔滨，才返回北平。爱罗先珂是世界闻名的盲诗人。

玉诺师爱写诗歌，也写小说，都是以军阀混战、人民痛苦为题材。他不喜写爱情，不喜欢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

玉诺师非常重视青年的写作。1930年春，我向他说：“我曾问夏莱蒂老师，当代作家哪些人的作品可读，夏老师答：鲁迅、郁达夫的作品有好的，叶鼎洛的作品《乌鸦》较好。”玉诺师笑着说：“怎么知道青年的作品没有好的？”不久，他在淮阳主编了一个小刊物叫《太平车》，把青年学生的习作刊登上去，以鼓励青年写作的兴趣。可惜他不久离开了淮阳，这个小刊物就夭折了。

在省立二师，当姹紫嫣红、春光明媚的时候，他带领着几

名学生，跑到旷野，躺在那一碧万顷的麦田里，领略令人心醉的熏风，仰视瞬息万变的春云，目送夷由天空的小鸟。他指导学生怎样捕捉描绘这一刻千金的韶光。1930年3月，玉诺师避兵（孙殿英部骚扰淮阳）到了我的家乡——商水县王沟桥村。我们师生两个到村外遨游。他看到我宅后一大片娇红的玫瑰，笑嘻嘻地说：“这里真好，明年我到这儿摘花来。”

玉诺师曾对我们说：他在淮阳城湖边拾得了几个野鸭蛋，放在孵小鸡的母鸡窝里，等了20来天孵出了几只小野鸭。小野鸭长大了，不飞不下水。把它们拿到湖边用水拍拍它们的头部，便扑楞楞飞去了。

1939年冬，我们师生在省立淮阳中学见了面，他问：“你教书好多年，读过《易经》、《诗经》没有？”我说：“读过，没有什么深刻研究。”他继续说：“《易经》值得研究。我还把研究《易经》的意见寄给了冯芝生（即冯友兰）商榷。”冯芝生在河南大学时，玉诺常到他家晤谈。

玉诺师是一个笃于师友之情的人。1940年秋，他顺便到商水探看了李子玉（省立淮中校长）、杜峰荣（柘城人）和我。备述别离十年的衷曲，异常欢喜。他殷殷垂问，这些年来遇见奇人没有？见到奇事没有？为人家写过碑文没有？我一一回答。他盼望我有所进步。1952年夏，我参加淮阳地区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会。一天晚上，他到会场访问淮师校长李松斋和我。他白发皤然，红光满面，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道离情，诉心曲，说不完的高兴。

玉诺师于解放后曾到上海。据李俊民老师来信告诉我，

他陪同他去复旦大学访问郭绍虞教授。郭是玉诺师诗坛朋友，他两人的诗同收入《雪朝》里。

嵇文甫是玉诺师的伯乐。玉诺师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嵇刚从北京大学毕业，任一师国文教师。嵇发现徐玉诺才华横溢，竟破例把他的文章选作下年级教材。玉诺师深深感激嵇先生知遇之恩，奖掖之劳，终身不忘。1947年间，玉诺听到嵇公随解放军寓居鲁山，亲自担着自己种的甘蔗送给他。

玉诺出身于劳苦家庭，放过牛，割过草，饱尝过饥寒交迫的生活。他憎恨军阀混战，咒诅贪官污吏，他期望群众觉醒，渴望光明的降临。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任河南省立信阳师范教师，写了一篇《是时候了》的文章，油印发给朋友和学生，他大声疾呼有血性的青年投入神圣的抗战中去。他曾登上北上的军车，投身于战火纷飞的前线。他在战地服务团组织青年出入于枪林弹雨。后来他在家乡鲁山教育馆工作，一个人自编自印通俗的小报，唤醒群众抗日。有一次，爱国将领冯玉祥莅临河南视察工作，下榻在鲁山教育馆，与玉诺师接谈，很惊异他的才学。冯先生想荐举他为国效力，他说，正在等候着四川朋友的来信哩。

我曾保存了玉诺师不少的手扎，但历经烽火兵燹，已只字不存，每一念及，不胜恍然。1958年夏，我在《河南日报》看到他以食道癌病逝于开封的消息，禁不住流下了悲辛的眼泪。我曾写了三首不象样的七律，今录其一：“群推五四老诗人，呕肺雕肝饱苦辛。自唱挽歌含血泪，人讥放诞见精神。好词曾被一多赏，佳句更邀圣陶钦。我坐春风三载久，惭无才力可传薪。”玉诺师离开人间已将28年了，他的馨馥

虽不可再得，对他的回忆却不可磨灭。

一九八六年四月

（本文原载《河南文史资料》第22辑，作者 张衡石，河南商水县人。1904年8月生。1930年7月在河南省立第二师范毕业。现为淮阳师范教师。）

回忆徐玉诺先生

刘新择

在我从小学到师专的各个学习阶段中，经历了不少教育我的老师，其中鲁山的徐玉诺先生是我最为敬佩的一位。虽然时隔几十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犹历历在目，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现在我把徐先生从一九四三年秋到一九四四年春在内乡县天明寺（寺名）“河南镇（平）内（乡）浙（川）邓（县）联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简称“宛西乡师”）任教期间的工作、生活片段以及我亲闻的几件琐事追忆出来，以作为对徐先生的悼念。

翠 眷 来 校

抗日战争时期，徐先生因形势所逼，生活所迫，工作不稳，行止不定，就买了一头小毛驴和一辆小得可怜的木轮车子，以备频繁搬迁之用。